

翠袖乾坤  
連盈慧

路過看到電器店的小老闆，還在津津有味看他那部七吋迷你黑白電視機，就自由想起黑白電視時代，黑白電視機也真值得懷念，不是說彩色比不上黑白（其實黑白也有黑白之美），而是電視沒有彩色時代，電視頻道不多，通常一家之主選定其中一個節目之後，晚飯後一家人就看完這個節目不再轉台，節目內容便成了一家人的共同娛樂話題，彈談談笑中，不自覺便促進了親子感情，家庭氣氛比起今日就融洽得多。

今日嘛，電視彩色了，螢幕擴大了，頻道增多了不知多少倍，除了大廳中的座枱電視，父母兄弟甚至還各自擁有一部包括可以看到電視的智能手機，有些人自己的房間也另有一部電視，換言之，電視已分散到每個家庭成員手中，各自可以選擇他們自己喜愛的節目。

## 親親不如「視」親

一家人同枱吃飯，各自埋頭尋找自己的節目，從此便失去共同的娛樂話題了；長年累月，縮減談話溝通機會，日久家人感情自然就漸漸疏離淡薄。

從電視延伸出來的智能手機，於無聲中尤其「橫刀奪愛」，不著痕跡霸佔了家長的重要位置，大小兒女更多一天到晚手不離機，青春期前或與小朋友忙於玩網上遊戲，青春期間分分秒秒急於等看愛人訊息，留言：「阿媽我今天不回家吃飯」跟留言：「瑪莉今晚我們看完電影去吃家鄉雞」次數相等，總之多親親親都不及手機親，有了智能手機，已不像家中只有一部電話時，父母可以知道打電話來找他們兒女的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；看到兒女接收來電後的神秘秘離家人閃在一角手寫回郵，明理的父母問在肚裡的啞謎基於尊重個人私隱，縱使關心兒女都不敢開問，家庭中一個電話一個電視的片刻溫馨就這樣一去不復返。何況不時還有些家庭因上網導致兩代感情破裂而鬧出悲劇。

海闊天空  
蘇狄嘉

今年年初，首次赴韓國釜山賞櫻，體驗感覺甚佳，即時興起秋來韓國追楓的念頭。適逢老同學由加回港小敘，大家都想重結伴同遊的樂趣，首爾美食賞楓之旅，一說即合。挑選首爾作為是次五天四夜韓國遊的目的地，除了因為它位處朝鮮半島北部，按過往楓期顯示，十月中旬開始應該可見楓紅，還有最重要是貴為韓國首都的首爾乃新一代的「購物天堂」，一直以來，盡量避免在旅途中購物，以免增加行囊負擔！但結伴同遊，當然需照顧旅行要求，有人獨喜文化、有人訪覓美食、有人尋幽探秘、有人瘋狂購物……，如何做到各適其適，而又能同遊共樂，資料搜集、行程編排，就不能馬馬虎虎了。

## 首爾美食賞楓

五天四夜，既要觀景、又要美食、又要賞楓，又要購物，只能在首爾市區內遊逛，市外的景點就留待下次重訪好了。景福宮、昌德宮是歷史建築；清溪川、東大門設計廣場是首爾近年打造的奇跡工程；梨花女子大學、仁寺洞文化街是韓國文化活動基地；路樓津海產市場、廣藏市場是品嚐美食及地道小吃必到之處；明洞、弘大時尚街則是購物者天堂；那麼，紅葉呢？

出發前多次網上搜尋，確認首爾的賞楓名所，實在不少：德壽宮石牆路、三清洞路、南山、天空公園水杉道、北岳山城廓道、廣津路、落星堡林蔭道、首爾大公園山林浴園區等……；只可惜，天公不作美、天氣不配合，根據韓國氣象廳十月初的預測，首爾的楓葉要延遲至十月底才會開始染紅！

琴台聚  
胡野秋

曾經有個朋友的孩子找我薦書，我遵命開了一列書目。也不知他看不看，反正後來不再來找。

## 有一類書是毒藥

有一次我去他們家，看見孩子的床頭放了一大摞書，隨便翻了翻，自然沒有我推薦的，倒是有一大堆所謂「職場防身術」、「做人不要太老實」等等。孩子不好意思地跟我說，拿着我的書單去書店，有的沒貨，有的太難找。倒是店員跟他推薦，有一類書很熱銷，就是這種「職場指南書」。對他這個職場新生自然更有誘惑力。

我絕對不認為他只能按我的書單購書，但我卻對這一類所謂「生存智慧」之類的書深有所感。首先這一類書，挖掘的是人性中「邪惡」的細胞，讓這些本該死去的「邪惡」復活，表面上看它在保護你，實際上它在教唆你。打個比方，你的爸爸為了讓你知打人是不可的，照你媽媽臉上抽一巴掌，然後疾言厲色地說：「看到了吧，這是不可以的」。

找回幾本「職場指南書」一讀，發現它們都源自一個老祖宗——《厚黑學》。李宗吾寫《厚黑學》是在民國初年，他的題旨是揭露鞭撻官場弊病，所以當時讓人很是痛快。但遺憾的是，在新文化運動的裹挾下，中國的學人們矯枉過正地與整個傳統文化「劃清界限」，甚至把中國所有的社會弊病都歸結為傳統文化。因此，《厚黑學》有巨大的認識價值，但又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文化虛無主義。即使這樣，李宗吾從頭至尾對於「厚黑」都是毫不掩飾地批判和痛斥的。

今天的「這一類書」卻把李宗吾老先生唾棄的「厚黑」，捧起來加點時尚的化學原料，變成「面膜」朝今

## 執子之手

在這條巷子的尾巴上，連續三家規模中等的門面，分別經營着餐廳、蔬菜超市和百貨超市，是由安徽三姐弟盤下來的。每回我去買菜的時候，別人家已經到了飯後散步的時間，蔬菜超市的老闆娘就有了空間和我聊天。起先只是一般禮貌性的搭訕，比如你今天真漂亮。後來話多了一些，提到一次對別人的衣服心動了，也想買一件，問了價格，要400多元，她笑說，「好貴，我要賣多少菜才可以買一件啊，一斤菜才賺一毛兩毛，算了。」

一天，我又在華燈初上的時候去買菜，店裡沒有顧客，她坐在電子秤的後面，望着我的一雙橘色塑料透明雨鞋說，好漂亮的鞋子。鞋子是不貴的，35元而已，可是大約只有我會去淘這些東西。說着，她提到小時候因為學習成績優秀，被選中參加縣城的中學生聚會。這在她所在的村鎮中學是一件盛事了，可她不想去，因為沒有鞋子穿。她只有土布鞋，她嫌棄的，在縣城穿不出去的。那時候流行坡跟厚底的涼鞋，她的好朋友有。第二天，好朋友在未告知她的情況下，給她帶來了鞋子，要借給她穿。她又驚喜又感激又羞愧，不想穿。布鞋再難看，也是真正屬於自己的。但是好朋友的好心難卻——她知道她的心事，這才是最最重要的，她放下了自己的自尊。

「這麼好心又善於體察別人的人，生活肯定挺順利的吧。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她命挺好的，嫁了一個特別疼她的丈夫，就是嫁得有點遠，嫁到新疆去了。」她回答。

後來，隔了好幾天不見她，她生病住院了。她

他倆有任何親密的語言和動作。她真正的弟弟都是一米八五以上的大塊頭，分別在她左右邊的店經營着餐廳和雜貨店。一邊需要蔬菜了，來她這裡拿菜，稱了，記上賬。那邊的弟弟若是要吃瓜果，也一樣稱了，算錢。親兄弟明算賬，不含糊的。各自成家了，各自的家庭就上升到首要位置了。如此，令人稱歎她家的家教，父母是明白人。

她父親也跟着他們的，幫着他們幾兄弟。一回，她和她父親生氣，說他又把垃圾扔在角落裡惹老鼠，不會扔外面垃圾桶嗎？她父親不承認是他扔的。

「怎麼不是你扔的，每回都是你扔的！」她責怪着。

她會和她爸爸拌嘴，對她的公公卻是柔聲順氣。一回遇到她公公在罵人，我那時不明就裡，以為他才是她父親呢。

她提到她沒有戀愛過，「不會吧？」我驚訝着，她是80後，才29歲。「你怎麼結婚呢？」

該到婚嫁年齡了，她父母就給她介紹對象了，兩人只見過一面。結婚前一天，在外給餐廳打工的男朋友趕回老家，已經夜間十一點了。第二天，兩個人拍婚紗照結婚，然後一起出門打工。結婚的時候，主婚人問她他的名字，她說出了他的乳名。主婚人說，要的是學名。她說不知道。

聽起來也有一種浪漫，「你居然願意嫁，萬一他不好呢？」

「都是一個村裡介紹的，父母都認識。我爸爸說的，老子那麼好，兒子不會差的。」

可是兩個陌生人怎麼一起開始生活呢？不彀扭嗎？我想起了古時候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其實在現在的中國鄉村，還是保持着的。

「過日子啊，就是那樣啊。」

她也有女孩子的浪漫的，小時候也幻想自己長大了，要嫁給拿着玫瑰花向她求愛的人。所以結

婚的時候，嚴正拒絕當時男方帶來的百合花，一定要買玫瑰花。可是新鮮的玫瑰花好貴啊，一小把，要將近100元。塑料花的，一大把，只要幾十元。她妥協了一下，要了塑料的，至今還放在櫃子上，時不時讓她想起結婚時候，手捧着它。還有一回情人節，她早早就提醒他了，一直提醒到情人節當天，要他買玫瑰給她。可他回來的時候，兩手空空。問他，為什麼不買花。他說平時只要2元，這天居然要15元。

那會兒一隻烤鴨20元，半隻烤鴨12元，他買了半隻，燒了青菜豆腐、蛋花西红柿湯，過了一個情人節，很實惠。

多好的老公！她這是死活糾纏着要彌補戀愛的遺憾，在婚後戀愛了一次。

她的表妹也是父母之命，在讀初一的時候，父母給她說下了另一個在念初三的男孩。她知道她自己長大了要嫁給他，任誰追求她，都不予理睬。——這聽起來，更有浪漫意味。

浪漫在哪裡呢？等候。等我長大了嫁給你哦！——就這麼一生一世了，沒有任何其他妄念和懸念了。執子之手、與子偕老的幸福，就是如此吧。



網上圖片

七嘴八舌  
小臻

## 別再隔岸觀火了

從○年廿三條開始就欣賞葉劉淑儀的有承擔和夠硬朗的個性，當她委屈退下保安局局長職位時曾經很惋惜，幸好她赴海外求學後重回香港從政，參選立法會議員，她首當參選時，我很想將自己一票投給她，可惜不同區，還好市民眼光雪亮，如今葉劉經過多次直選洗禮經得起考驗。愈來愈多當初因為其髮型和說話語氣不喜歡她的人變得喜歡了，在多次大是非面前，葉劉總是敢言，立場客觀，分析時言之有物，不時聽到人講「葉劉講得有 point」，因她不是事事站在政黨立場講話，而是講一些正常人想講的話。

物以類聚，葉劉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也一樣，敢言，分析時言之有物，應「插」也照「插」，比起哥哥田北辰更有政治智慧。田北辰日前在政局混亂之際，火上加油，呼籲○請辭，將一切責任歸咎於○。連弟弟田北辰也不撐他，指其兄講話不切實際。田北辰更讚梁振英任內推出不少幫助低下階層的措施，又積極覓地建屋，要求他下台是不切實際。田北辰後○三年七一遊行後「倒戈」反對廿三條立法，變相加逼重生、葉劉推落台。其實他當日做的所謂「英雄」到今天都不覺得令香港受益了甚麼，反而可能受害，你看，今日的香港變成任何人都敢侮辱象徵國家的領導者、執法者，法庭禁制令被告否定，可以變成一紙空文。

隨想國興

最近購得一本《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》，編著者是楊國雄，香港的三聯書店出版。全書共分五輯：舊書中的香港風貌、刊物中的香港各階層、戰前的香港報業、新舊交替的香港文藝（清末至七七事變）和附錄。楊先生是圖書館學專家，曾經是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第一任館長，也曾經是多倫多大學和約克大學合辦的加港文獻館首任館長，日日在圖書館裡尋寶，他寫的《香港戰前報業》，是新聞工作者必看的著作。

## 抬頭

本書第一輯的第一篇是「最早關於香港通論的中文專著：《香港雜記》」，介紹了這本雜記裡記述的十九世紀末一些有趣的資料，如當時在港的米舖，竟然是和生鴉片舖一樣多，都是三十餘家。不過，最讓我感興趣的，是楊先生影印了《香港雜記》的更正，更正的地方是書中的「夷字、外國皇后、英廷各字樣皆屬不合，其夷字查和約內載，無論何處概不准用，而印書尤為不可……」（標點為筆者加上），特別指出在英廷兩字的前面一定要抬頭。

抬頭，真是久違了。我在台灣讀書時，看到報上還使用抬頭，而我求職時也用了抬頭。如今，香港的年輕人相信不知道什麼是抬頭了。抬頭者，遇到人名時，必須空一格是也，有的更要另行起頭，以表示對那人的尊敬。比如寫到國父孫中山時，孫字前面要空一格。當時，報上印蔣介石時，都要空一格或另行頂格，然後寫蔣公，不然就麻煩大了。讀過聖經的人也許會看過，有的神字前空了一格，有神則沒有空一格。這也是抬頭的一種，因為空一格的神是真神，沒有空的則是假神。如今，還有誰去看應用文？你說抬頭，年輕人就真的抬起頭來。尊稱？看看特首連名帶姓被罵成什麼樣子就知道，這年頭，誰還會尊尊敬敬呀！唉！這個社會。

獨家風景  
呂書練

上文提到時尚大師 Oscar de la Renta 不顧輿論，聘請當時潦倒的設計天才 John Galiano 合作的事，令我再想起紀錄片《爭氣》的意義。電影令人感動的不但是一群爭氣的孩子，還有那一群對他們不離不棄，以及給予機會的大人們。正如導演楊煒輝所說：這是生命影響生命的例子。

## 生命影響生命

像充滿愛心的何德莉夏萍的成長經歷一點都不順利，父母婚姻不合，懂事開始就常拖著雙耳聾在飯桌下面，避開吵架聲浪；六歲那年，寡情的父親居然把女兒獨自丟在公園就從此一去不回；她的童年經歷過戰亂，不但生活顛沛流離，更要忍受飢餓，當兩個哥哥已餓到以狗糧充飢時，她則依靠清水維持生命，就在危在旦夕時，聯合國人員送來的物資和藥物給了她第二次生命。這段經歷不但烙印在她心中，也成為她生命成就之後積極行善的動力。作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首位名人親善大使，她把愛心化為行動，親自走進一個又一個第三世界落後國家，抱起那些瘦骨如柴的孩子們。她在晚年接受訪問時，也不時提到這段在絕望中看到希望的片段。我也聯想到曾經獲亞洲電視評選為「感動香港年度人物」之一的「輪椅天使」蘇金妹，她在電視上那開朗的笑容和從容助人的舉止也令人印象深刻。她的不幸也非天生的，而是十五歲那年因意外導致下肢癱瘓，除了行動不方便，令她最感痛苦的是覺得人生無望，自己已無用。就在她意志消沉之際，遇到一位她至今念念不忘的（Cyril John），一個當年駐守在香港的英兵，這位英兵曾一度想收養她，把她帶回英國一起生活。在她謝絕後，則不斷鼓勵她振作，他猶如指路明燈般，為她點出人生方向，並安排她到孤兒院照顧小朋友，不但令她在精神上有所寄託，也打開了她幫助別人的第一頁，以愛心回饋愛心，成為今日笑容燦爛的「輪椅天使」。